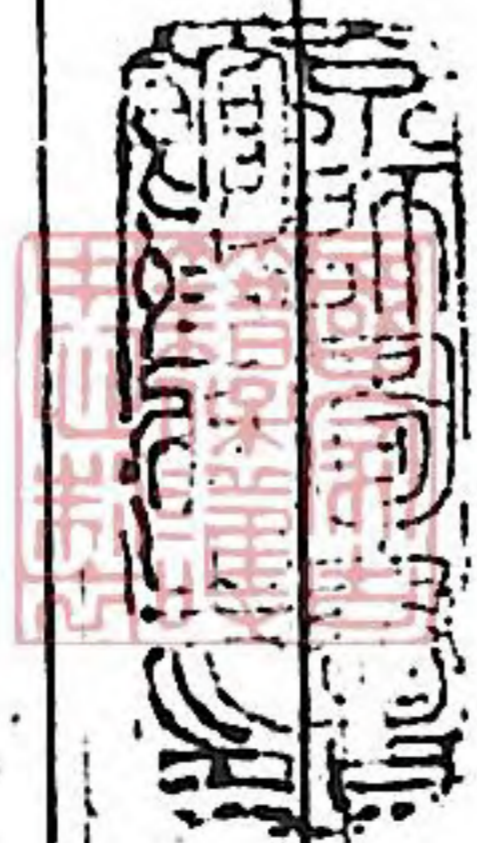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鑰密護宸
居任非所堪辭不獲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去違軒
陛俯仰十年退伏丘園栖遲一壑念多壘尚艱則
懷捐軀盡瘁之義思大恩未報則有畢命靡他之
言敢擇所安自求遠屏喟年齡之浸晚迫疾恙之

交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期人
之復誤詔除力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交
印綬實愧吏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顧臣鄰
憂勤土宇撫萬邦心候甸何止臨踐土之宮會諸
侯選車徒是將渡東都之業責其來效付以舊邦
斗運天旋已振荆吳之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
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強顏何補欽承威旨暫假
歲時疆場無虞倘竊逃於謹崇冕旒甚近尚終冀

於慈憐

謝傳宣撫間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自驚衰
朽之餘冒稱褒嘉之遇臣某中謝伏念臣迂踈寡
與齷拙多艱早歲朝廷既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場
何施汗馬之勞誤辱眷慈猶叨委寄愧懇辭之弗
獲曾報政之未遑遽屈王人親承帝問播紳改觀
共知聖主之不遺里巷爭傳更覺陪都之增重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欲勵迹臣念其嘗
事軒墀久絕朝天之望憐其服勤簿領未忘報國
之忠借以寵光榮其晚暮江壖地廣敵境秋高明
詔申嚴預謹奔衝之寇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民
願竭疲駑少酬聖造

謝乞宮觀不允降詔表

誤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遷延之
後懇期莫效被寵惟危臣其中謝伏念臣衰病餘

生空疎末學盡力承平之日尚不克堪課功多事
之時豈能免過故瀝誠而自列幸量已以苟全詎
意寬慈疊形鑄諭推之不去深有愧于吏民義弗
遐遺特見收於君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
念治清靜撫民謂陳力不能雖欲自安于愚分而
退人以禮尚期曲盡於眷存故捐體貌之隆少假
羈孤之迹臣屢違恩旨勉奉訓辭力將敗而猶馳
何取疲駑之用器已盈而更受終懷顛覆之憂

賀 天申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獻如山之
頌休明所暨呼舞攸同臣某中謝竊以定暴亂而
致太平孰不期於真主履艱難而念無逸必將報
之永年惟上帝之儲休與斯民而同欲恭惟 皇
帝陛下功高振古運際中興膺謳歌朝覲之歸久
已仰吾君之子脩文武聖神之德是宜為天下之
君茂介純禧莫隆茲日臣外司留鑰阻奉壽觴俯

葵藿以傾心敢忘委照詠松椿而歸美願效羣言

謝左太中大夫表

賞必眡功既誤褒嘉之實老宜戒得重贖貪冒之
訛退自省循惟保隕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幽
屏再荷使令戎事猶艱固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
報敢期愛已以偷安雖抱此心訖無成績故力求
於閑散幸苟免於曠瘼方俟矜從反叨寵數銘刀
何有金牛之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知餘幾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高明委照博大無容

光宗勵

有功豈愛彤弓之錫憫憐舊物未忘墜履之收致此迂愚側存記錄臣敢不勉承德意更激懦衷洛邑初營冒稱保釐之寧漢儀渡見終 戡定之期

賀天申節表

歷數在躬既終陟于元后天地合德咸利見于大人慶溢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謝竊以攷三代興王之業孰盛於仁畫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

頌聲之所美固臣子之樂推恭惟 皇帝陛下出震延休乘乾撫運體聰明睿知而不殺我武惟揚脩剛健輝光而日新無遠弗届宜鍾百順永錫萬年臣久遠清光載逢華旦瞻雲就列跡莫鼓於簪紳望海朝宗心徒傾於觀國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誤恩懇辭莫效於精誠祇命惟增於戰慄中謝伏念臣逢時遇

幸受寵居多積丘山未報之私無豪髮可論之效
豈不曰知難而退悼此志之未伸固嘗懷見義必
為曾餘生之何有矧茲黠虜方正嚴誅驅太原北
伐之師雖即期於殄滅保洛邑東郊之衆可無待
於撫綏自省何勞能當異教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矜存舊物駕御羣材觀臣鄰于股肱蓋欲奔趨
而承事以爵祿為砥石又將磨礪以勸功重假袞
綫申加獎飾佩景德升班之意敢陪近弼之殊榮
稔所天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合二至之郊禋兼六宗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
為所獨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允答
海宇蒙休臣某中謝竊以鑿御省方已更四閏獨
戎謀夏幾動三方用徼福于上下神祇亦云已至
將增修于禮樂刑政其敢有遺惟宸心望治之愈

深故元祀益恭而弗怠恭惟 皇帝陛下外昭明
德中極小心受天下之歸徃而不敢康復王業之
艱難而思其始方茲醜類復敗齊盟殖有禮而覆
昏亡師不妄動祈福祥而求永正史無愧辭秩盛
典以載嚴均普天而同慶臣濫當藩輔祇布息言
奉璋莪、雖莫陪多士駿奔之列降福簡、竊獲
預庶民敷錫之歡

賀 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建宮內相方新長樂之儀脩物明廷遂正東朝之
號凡居覆冒舉極欣榮中謝竊以事莫大於奉親
孝必先於隆禮惟盡報本之誠莫能為之稱故嚴
推尊之義乃可致其崇於顯鴻名式昭大養恭惟
皇帝陛下功高撥亂德懋承祧言念母儀夙有
光於前烈肆揚天命訖垂裕於後人荐履艱危居
懷定省邊皇基之始振幸法駕之將還乃卜元辰
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於家邦景耀流傳言

自成於雅頌臣拘縻印綬阻造軒墀慶集雲來行
跋含飴之奉驩騰夷夏更寬問膳之思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年分封雖名存而寔廢三年進律蓋禮厚而思
隆深慙滿溢之餘更冒厖鴻之賜臣中謝伏念臣
起家寒陋遭世盛名竊大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
諸侯而述職曾莫效勤方大亨之告成與敷天而
同慶冒云異數更及固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神人孝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裸獻之修輝
翟胞閭均被餽餘之澤憫服勞之已久肆欽福以
均敷臣敢不策蹇自期履冰思戒五百里諸公之
地敢自比於周邦二千石刺史之封猶有慙于漢
秩未知報稱惟積兢危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申輿人之誦少達下情仰
荷眷慈特膺殊獎臣其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

益無能當長江禦侮之衝適醜虜敗盟之際惟紂
臣有億萬衆皆倒戈攻後之徒而楚惡已數十年
亦冒喪皆亡之日戎車既駕我武惟揚敵所愾以
爭先首推兇焰取彼殘而共殄卒掃妖氛慙無矢
石之勤濫竊璽書之賜敢懷掠美輒奏因功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
固回每盡于敵情能弱能強終始弗逃於聖算欲
勵服勞之士故捐假寵之榮臣力以病衰懇祈退
免堯言爭誦雖莫酬君父之恩不皆漢札紬書猶
足示子孫無窮之寶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奉職不處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譴訶仰荷寬
慈曲從貸釋中謝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實凡材况
迷簿領之間徒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踈
誤竊守符仍司留鑰既不能折衝強敵少盡力于
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安生于閭里致令非意

固戒不虞知重廢于官常敢幸逃于吏議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廟微接下以德行仁雖愛憫黎元
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念將
迫于終更俾不污於復累臣敢不勉殫哀懦深務
省循豈不懷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慙報
國之心

賀天申節表

發祥隋祉天用啓于永圖撥亂興衰世必推于真
主載偶光華之旦咸欣震夙之期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法禹儉勤約湯勇知懷旱麓造邦之
業盡車攻復古之謀視國履冰靡不思於宏濟拯
民塗炭皆有賴于至仁丕承四海之心茂對千齡
之運臣拘縻疆場阻造治朝謠誦交騰孰匪松楸
之願威顏甚迩惟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內府兼金尚方珍物禮加異數屈使指以親臨威

不違顏凜天光之在望臣其中謝伏念臣久從流
落晚際聖明橫草無功徒欲捐軀而盡瘁飲冰自
勵敢懷擇地以圖安第迫衰殘終辜眷遇詎意乾
坤之大造誤矜犬馬之微勞既俾後圖仍申好賜
豈獨至仁之廣被姑示匪頒仰承厚意之所將殆
非前比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光明下濟博厚兼
容正陪都管鑰之崇欲先四海嚴大國封疆之寄
用聳三軍故憐簪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
鈍言而有補敢忘藥石之酬義所當堅期效金湯
之守

謝再任表

三載黜幽方惧干於明憲再命而偃忽荐被于異
恩不稱所蒙重慙非據臣其中謝伏念臣早由疎
賤誤竊寵榮 先朝濫寘於從班本無報效 陛
下擢登于政路已迫衰殘自知陳力之無堪唯有

乞身而退屏違謀帥閫仍玷留都故連年雖幸于
苟安而無歲不祈于罷免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
鼯鼠五技之既窮亦駑馬十駕之何及豈期過聽
更責後圖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貌羣工作興
庶政念其拳、忠款初非有愛於餘生察其齷、
廉勤猶未遽罹于大過姑令代置豈曰因能丁寧
殆至于再三感勵難酬於萬一臣敢不欽承德意
勉激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容于鄭俗雖廉頗已

老終無憾于趙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恩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訛命出非常莫獲循墻之
避重勤訓飭倍極兢危臣其中謝竊惟學士建名
雖與前代近臣分職蓋始 本朝至于易文明顧
問之稱冠秘殿寵褒之盛仰觀故事尤號殊榮爰
歷艱難蓋多勛、以舊臣宣勞于外固不乏人由
建炎越次而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敢叨逾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篤臣鄰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寔而使之禮者必報其忠故于賢菟選之間每有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日量能尚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豈無顛覆之憂雖傾竭于餘生恐終辜于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寬典仰惟大施畢出至仁臣其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駑荐蒙委

寄方戎馬戒嚴之際且早暘害稼之餘反側未安彫殘易困雖無撓市獄每師齊相靜治之風而

名御

守封疆敢忘魯人請事之意訖無寸效重愧本心

可容非意之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黜恩獨原

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極含洪道全忠恕八

柄並用固將昭示於賞刑三宥所加終欲掩藏其

過失幸其可再居不遑寧臣敢不上體眷慈勉扶

衰病遵簡書而奔命未敢言歸記焚室以寬征度

無失所

賀天申節表

天休申命爰開真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載逢華旦欽頌永年臣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帝王功施夷夏兢業每懷履位之艱繼承方啟興王之造神祇協佑福祿來崇閱三千歲之靈長用卜世膺億兆人之愛戴固不歸仁臣拘守郡符阻趨震陛莫遂朝宗之志徒增

拱極之心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羣議載揚幸戎兵之始間是為周禮宣惟漢儀臣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基命昊天紹休文祖惟聰明睿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無所用威既艱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正居路在列鐘簋畢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橫流式遏敢忘巨海之歸臣假守外藩

獲逢熙事五侯奉幣濫居邦甸之先萬壽稱觴莫
預公王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違遠闕庭荐更十年屏處丘壑無階仰望清光
犬馬恋軒之誠不勝朝暮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
康留鑰豈意哀憊閑廢之餘聖眷不遺尚賜監錄
承命感泣無言可叙仰惟陛下天地容覆一物
不忍棄捐在臣慙拙非材盡死不足諭報但臣早

衰多病前後累經奏陳不敢縷、再述今年踰六
十有加無已兼賦性僻遠動多嫌怨而江左行關
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固嘗已被使令止以
帥事尚不能稱職旋速謹累在於今日豈敢復有
冒居苟貪收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曠敗
何所容贖反復審思莫知自處茲實朝廷利害所
繫非特臣之私計危情迫切進退徬徨臣已具狀
控列乞賜收還成命伏望 陛下終始眷憐洞察

肺腑念臣竒蹇孤窮中外無援惟有歸誠 君父
不敢竊避斧鉞之誅許臣依舊宮觀別選良材上
副憂寄干冒天威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迂拙凡材早蒙 太上皇帝識擢寘之從班曾
未少施報效 陛下昨自維揚憫其流落召還誤
蒙知遇非常力排衆論留備闕庭從容經闡每承
顧問未幾遂使預聞國政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

所宜得賦分竒窮一違軒陛十年于茲屏迹山林
雖有犬馬拳之誠無所自達比者不意簪履賤
微尚加省錄適承人之再伴舊治而臣坐席未暇
有何勞能復出王人遽垂存省旬月以來徬徨恐
惧不能自容重惟建康宿師數萬外連敵境里民
昔經殘破彫瘵未蘇臣材術短淺素無威望何以
仰稱 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寮吏夙夜盡瘁令兵
屯內外粗皆整肅歲事豐稔人益安業近因奏免

內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特蒙金字牌賜可人
歡呼皆如出自聖意至于感泣繼有疾苦臣當節
次具聞邊隅目今探報平安虜情雖未可測萬一
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
捍庶有秋毫少副大恩臣無路仰瞻清光謹披瀝
肝胆再具劄子奏陳 同前

辭免左太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願解留都已屢干淵聽今復辭誤寵仰犯

天誅退省徬徨已甘竄殛迫于私義尚敢縷陳感
惧交并隕越無所臣聞先王詔爵制祿皆有常法
既已命之則于三年考績隨其幽明而為之黜陟
人無得容其私若加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
殊功異能然後為非常之賜謂之賞故文武造周
能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為彤弓簡王無因
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變文而書曰天子使召伯來
賜公命伏臣念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新疆初

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願竭情盡瘁少圖報效而材
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毫髮
可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 陛下天地涵容
縱以奉法循理齷、廉謹濶略細過使得容身而
去固已萬幸豈可更冒異思妄叨非據竊惟方今
外難粗寧而四方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多尚
廢闕正須內外夙夜協心相與共濟若藩鎮近臣
不能上體聖意猶務貪得此臣所以尤恐懼震惕

而不敢當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特賜寢罷使區
區微臣得以俯全一介之守則天下稍知分義者
孰不人、興起皆有樂事勸功之意庶亦不為無
補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戒得訓前甚明非
至愚迷孰不知驚而況身忝近臣職當劇任方
陛下信賞勤功之日而羣臣忘身為國之時此而

不思冒逃大戾伏念臣出入侍從始涉三紀中間
坐閑幾過其半固未嘗有一言一事見稱于世可
報廩食之責而崇名厚祿每以冒居退自省量常
若芒刺在已今者待罪近藩甫踰二年雖簿書米
鹽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當為至於
陛下愛惜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疆則
無毫髮之效而進官未幾加職繼下况資政殿設
大學士真宗皇帝特創以為近弼非常之寵異

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欲望聖慈察其
危情出于懇迫不敢但同常禮屢勤詔旨許令特
賜罷免使臣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知耻止足
之名 陛下所賜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第二劄子

仰瀆大聰再勤明訓跼天踏地無所自容上補寬
仁未即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即拜恩肯豈可更復
有言迫于私義瀕至重干雷霆之譴伏念臣遲暮

之年棄捐已久 陛下特垂記錄假之方面二年
之間不以罪去而寵章繼下度越常數士友太息
吏民改觀臣亦豈不願竊此涸水之榮以光不世
之遇但惟羯胡犯順天討方行 陛下高設厚賞
以激行陳將使人、奮勵盡掃殘孽而臣身忝近
臣職當外聞若貪冒苟得不畏公議則荷戈執戟
之士何所于勸謂臣且猶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
此其夙夜震恐徬徨累日終不能自己者也伏望

聖慈察此懇出肺肝特賜矜從非特犬羊微軀私
幸保全亦于朝廷典刑不至玷累干冒天威云
同前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聰實當萬死若聖息必不容
免則臣瀕江職守自有脩禦之責將來諸道掃平
大寇克定中原仰託威靈保境安民粗無太過解
嚴例合推息即姑使存留以待申命于異時猶為
有名臣不敢更有辭避伏乞睿察

奏淮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黠虜去歲敗盟盜據京師今年狂妄徑至
淮甸驅集醜類竭國遠來睥睨江壖無所畏憚
陛下聖文神武逆折元兇威申命將臣授之威篋
曾不踰旬以十五萬之衆計窮力屈全師鏖戰連
告六捷敗亡喪衄狼狽走遁名王貴首奔踣于道
壯士健馬物故相乘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伸人

神之宿憤雪 宗廟之深仇鼓舞歡呼中外一口
自此擒馘先渠御名清畿甸盡還故土克復中原近
在旦暮臣誤蒙寄委實當控扼不能身先士卒少
效微勞疆事有守無緣躬詣冕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米藥劄子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頒好賜特異
常典仰知出自眷懷顯示寵渥非臣一介賤微禮
所~~得~~得銘篆肌骨無地寄言除已具表稱謝重念

臣踈遠固陋被遇 三朝初無秋毫可見記錄脫
蒙 陛下不次識擢內玷政塗外叨師聞又未嘗
少有補報于艱難之時今此待罪三年甫迫終更
陛下終始保全未遽譴斥罪戾之積臣猶知之
而天地涵容尚使超進寵名俾仍舊治方極隕越
乃復冒此非常之恩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夕震
惧無所自容無緣躬詣冕旒按露胆肝惟幸天日

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令再任尋以超躡過分具奏辭免願請閑秩伏奉詔書未賜俞允一介賤微仰干天造逡巡留令罪不容誅所有再任職事臣不敢疊有煩喋候降到告即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表稱謝外竊惟觀文殿職名 祖宗創置甚重近歲非自知樞密院以上善罷未嘗輕除其餘必藩邸舊恩寅緣攀附邊防劇任開拓封疆

僅乃得之至於常侍帷幄外守方鎮累更出入時示褒崇者不過數人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待罪歲久遽先近服稽之公論豈曰宜然况臣去秋已荷洪私加進資政殿大學士於今未及一年尤難僥冒夙夕震惧無以苟安非常之恩既以仰承於異眷量已之戒尚冀少盡于愚衷敢望矜從終賜寢罷庶幾尚可勉殫餘力未至遽速煩言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月十九日西南風火起居民遺漏乘風勢猛盛直趨東北向著正當府治臣先以瘡疾在告即時扶持出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蓆屋俄頃間分為西路橫穿燒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臣極力營護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踈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暎又分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州宅皆被焚毀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留鑰平時

既無秋毫可以補報今茲不能戒

御名預謹民伍致

遭非意害及公私不職之誅無所逃罪已即具奏自劾臣以職事不可廢闕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近雖聖王所不得私伏望睿慈早賜黜責施行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居民遺漏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乞行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留司委寄甚重令

某安職孤寒餘生仰載天地覆載之慈跼蹐無所
自容緣臣不職之罪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慈特賜
檢會施行

乞宮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誤蒙聖恩復令再
任迂拙孤賤仰荷眷慈屢勉祇事至今六月又將
滿歲伏念臣衰疾之餘年齡浸暮理當退屏前後
累嘗奏陳不敢再瀆淵聽重惟瀕江巨鎮外鄰邊
境兼總兵民責任不一而臣貪冒苟處首尾實及
四年曠戾日積初無秋毫之補陛下恩禮過優
歲加寵數皆逾分量豈敢更懷遷延之計以速官
謗兼臣母年高別無兼侍去春先還閭里垂白之
年關於奉養朝夕尤不能自安伏望聖慈矜憐曲
賜檢舉許從罷免特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使
居住粗使連年懇請之意不負素心庶于晚節知
止之風少副清議

再乞宮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
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加溫言曲垂鑄
諭未賜俞允天地之造出于生成在臣犬馬之分
豈所宜得威懼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
山林誤荷收錄置之方面固當竭盡死節以圖報
效而臣每不安位屢祈追屏實以德薄器淺難堪
重寄年齡晚暮義合知止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疊

干淵聽今茲遷延再仕又已踰年疆事既寧人皆
安業坐尸厚祿尤愧本心外懷叨竊無補之憂內
迫亢滿疾顛之畏此臣朝夕所以不遑寧處伏望
聖慈俯加矜憫倘獲始終大賜特全造物之私庶
幾免勉餘年粗守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固知所措衰瘁投閑久屏立整聖

眷不遺尚加收錄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
歲積衰疾病相半年齡寢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
事任紹興之初已嘗有此委使即力具陳免不獲
數月之間果速譴累仰荷 陛下天地含容不即
誅夷許就閑寂今者相去七年舊疾不差新疾有
加精神筋力事、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
必洎再致曠改不惟萬死無以塞責其在今日多
事之際上負憂顧利害所繫不輕決非臣敢苟當
愧懼徬徨無地自處伏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特
賜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宮觀差遣干冒天威

第三狀

右臣草芥賤微上干洪造天慈極貸特寬慢令之
誅未即矜從猶加鑄諭跼天躋地無以自容伏念
臣才識迂愚首蒙 陛下不次識擢嘗獲預聞政
事十年于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強敵未殄尚勤
旰食正臣于奔走先後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

願避但臣量力既已衰弊度事又嘗曠失進無以償寸勞是適以貽重累奉之義何所自伸則臣雖欲黽勉冒居終恐有誤委寄危情懇追須至疊恩天聽與其追咎於罪戾既彰之後不若控誠於威命始降之初伏望聖慈俯從人欲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發所居卞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

免今任職事奉聖旨不允合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請臣以迂愚衰弊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廢所居卞山迤邐前至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處分續于今月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遞筒再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填見闕不候授告船家接

人指揮封服三日於所在州軍依條差撥兵級起廢前去之仕至今未見起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追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已於今月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州沿路聽候指揮外所有前奏狀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壺墓一所在城西南隅謹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寔相成帝蘇峻之難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于敵二子眈眈見壺浸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於一門成帝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給錢修其塋兆歷代封植載在祀典自金人渡江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計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壺年輩數百年間不過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詔後世欲望聖

慈特依應天府張巡許遠蔡州顏真卿例賜以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仗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實具懇辭兩蒙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怵迫就職今已半年仰賴朝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于天幸伏念臣少苦多病衆所共知久屏山林心志彫落昨被命之初已曾一二縷陳去歲

兼以夏秋服涼藥過多入冬肺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未平尤難勉強若猶貪冒久居必致曠敗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宮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幾保全晚節不致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宮觀尋准都進奏院遞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有犯宜即
嚴誅聖度優容尚頒溫旨感淪肌骨無地寄言怵
迫徬徨今覆遷延三月犬馬之私不能自己頃至
再瀆威尊伏念臣材質朽鈍今無他長遭遇聖明
過叨識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
報恩遇而竒窮猶介動多悔吝故自靖康以來三
蒙起廢付之郡紱不遇數月皆不得善去今者待
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疲民沐

蠲貸之惠師屯遵紀律之嚴因得苟逃大譴在臣
私分僥倖已多哀瘁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
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兼臣母年高昨者不曾迎
侍前來久違奉養人子之心尤難自處欲望聖慈
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矜憐除臣依舊宮觀使
之退屏山林少以全其晚節實惟生成大造干冒
天威臣無任惶惧激切屏營之至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無補曠戾日多去
載嘗具奏乞就閑秩伏蒙曲降詔書未賜俞允媿
蟻微生上勤洪造徬徨黽勉久已踰年伏念臣犬
馬之齒六十有四衰羸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
月以來舊苦肺氣屢作至今尚未平復兵民所會
事責非輕若更遷延冒居必速咎悔欲望聖慈特
賜哀憐除臣依舊在外一宮觀差遣任使居住庶
幾休養殘骸粗全晚節不至重干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即
嚴誅天度優容尚頒溫旨感蒙肌骨無地寄言伏
念臣材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盛明過叨識擢出
入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廷
踈窮蹇用過其量不自知止屢致悔尤故自請康
以來三蒙起廢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一年零

八個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因得苟逃大譴
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而况衰病有加年齡浸晚豈
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伏望聖慈重加
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除臣在外一宮觀差遣曲
全體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私謹守庶隅庶亦全
犬馬終始之義再瀆威尊死有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聖
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有言進退徬徨
莫知容 臣聞人君愛養人材譬如培植草木必
不使毀折于既成人臣保全名節譬如護惜體膚
必不忍傷殘于垂危此自昔明哲之士所以皆能
盡一時終始之私伏念臣過竊寵榮已踰其分勉
圖報效復迫衰殘前後果具敷陳不敢更干天聽
惟是陪都大鎮外援中原內屏王室於今諸路所

繫最大而臣遷延歲月初無秋毫可裨盱食若不
深省已於罪戾未著之時力為進退殆至公議不
容上辜 陛下寄委大恩下負微臣遲暮本意則
何所及此臣所以夙夜恐懼不遑寧處不敢自比
其他帥守伏望聖慈深加憫察念臣非有矯飾俯
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興轉一
官者聞命震驚固知攸措伏念臣衰病無能過叨
劇任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閑秩兼逃官
謗未知名復月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言欲望
聖慈俯察危誠收還成命使少安于愚分庶無累

于公朝干冒天威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因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司宮鑰
歲月雖久初無豪髮可見紀錄適幸兵革少休營
屯肅靜年穀屢登彫瘵稍蘇皆是朝廷成德所及
于臣何有近者逆虜犯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內
地雖欲勉效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閑少逃
尸素之責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眷私

例與諸鎮進官一等已出無名緣事恐異衆不獲
終辭拜命徬徨至今猶無以自處今未居更有僥
冒是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
望聖慈特賜哀憐俯徇愚誠收還成命下同前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陪公爵
雖配天之澤初不間于微賤而省已無功終自慚
于忝冒徬徨隕越莫獲自寧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所有告命臣不敢祇受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閑秩伏蒙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守愚誠方俟俾圖措畫略定再伸前請復偶疆事遽興瀕江正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強遷延至今伏念臣衰瘁餘生筋力愈憊留都重地在今日正須得人而叨冒養痾首尾已及三年

雖夙夜不敢少懈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茲者幸遇天威既伸狂虜知畏去冬以來戢兵遠遁邊境少安今者將及解嚴於臣私義可以自列伏聖望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使居住負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燾之私陳力不能亦庶幾粗免顛越之惧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通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
竄殛更叨慰藉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迫
於情義即欲再伸犬馬之誠適值壽春失守虜騎
狂突過淮臣職當長江之寄義合死守不敢竊顧
私計遷延已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士用命醜
類敗亡淮甸平靜瀕江之備盡已釋放民皆要業
別無施行職事狀念臣昨以衰病屏廢田里 陛
下不遺簪履之篤過加省錄付以方面自去歲黠

虜敗盟臣初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職
兩冒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豈不願竭孱庸力
圖寸效少亦自異衆人而實以素抱羸疾積久有
加筋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每歲輒露誠請近者
復經此艱危捍外保內寢食皆廢所苦遂復暴作
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彫
耗通夕不寐茶然殘骸幾不勝衣委是難以枝梧
迫切之誠無辭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明委照庶

或尚保餘息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矜宥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宮
觀差遣伏蒙疊降詔旨未賜俞允踈賤餘生上勤
天眷感銘肌骨無地寄言強勉周施今又累月而
臣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兼至
六月己周三年秩滿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矜
憐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付之閑秩使養殘骸上
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遂臣犬馬疲憊進
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
一道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
震驚固知攸措伏念臣衰病餘生昨者誤蒙聖知
起之閑廢付以一面雖夙夜罄竭疲驚自知無以
報稱故頻年屢干天聽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

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跼蹐以俟俞旨忽聞有此
除授退量已試之效寔無秋毫小補豈敢重愧軍
民輒懷貪冒兼觀文殿學士職名 祖宗故事
藩鎮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天高聽
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
一外任宮觀差遣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啟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學道之本
心曩被詔除莫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鎔此蓋
伏遇某官道德佐時勤勞許國察醜虜亂華之有
自知皇天悔禍之在茲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
責江左未定有管仲則何所憂盡舒宏濟之謀即
有削平之日俯求來効用慰舊民故雖留鑰之深
嚴亦俾奉祠之冗散其本無善狀過假溫言屢自
列其衰殘訖未蒙干矜可朝弗及夕愧趙孟之語

偷少不如人况燭武之已老勉祇承命終幸退藏

回徽州曹侍郎啓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禦侮方欣汲黯之在朝
聊試治民猶屈蕭公之居外風謠遠被士友交歡
伏惟某官道與時行仁為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惧
將力整于艱危用之行而舍之藏本無心於出處
坐開十載更踐三朝慨社稷之未安忍為容悅恐
干戈之方熾宜有後圖協濟廟謨凜聞廷議始雖

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固自聖君之宏
度未遑暖席行即賜環某以預從游復同封守從
容笑語莫伸引領之懷密迹声猷尚託為僚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啓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迹鄉閭就煩名鎮除書始
播輿論交欣伏惟某官廊廟宗工縉紳宿望兼安
危之注意脩德齒之達尊狐趙勤勞何止草昧艱
難之際蕭曹事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閒

久勤虛佇衮衣赤舄方入奉於賜環熊軾朱轡豈
尚煩於開府願惟哀弊奪在春知尺牘馳誠嘗獲
伸于懇款高牙在望傷幸迹于声猷

回霍經制啓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緘書荷春義
之不遺非裒遲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
剛方夙彈稽古之勤力傳家法遂展佐時之略自
結主知中外踐更猷為備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

賦歛之圖凋瘵未蘇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
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何補輟從
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即有超陞之寵旌
麾在望款謁尚遙條教所依瞻言徒切尚勉加于
調攝益順導于綏將

賀汪相公建節啓

剖符便郡已隆舊強之恩授鉞齊壇復重元戎之
寄始傳渙號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

恢遠廢荆榛而成帝業最先鄧禹之納忠會貔虎
而振王威何止劉琨之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
銘勛已著于鼎彝濟難方固于舟楫中辭宰柄久
佚洞庭惟聖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經國
宜受祀之既多某久預鈞陶獲依屏翰進趨前席
載瞻北闕之光歸擁淑旂更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光奉詔緡顯司留鑰舊疆來復方當開爾之初聖

澤誕敷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材猷夙著望實
兼隆入叅帷幄之謀備宣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
竭勤勞補事勞之實取非其有人且謂何茲蓋伏
遇某官拔茅與其彙征采菲不以下體方流言竊
詆獨深亮其無他逮引疾告歸復挽留而不釋矜
其遲暮借以寵光不稱所蒙豈曰子衣之安吉未
知為報徒懷我馬之虺隤震惧靡寧銘藏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啓

螭除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郡暫慰遠民間遠聲
猷屢更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牘之未遑首貶
緘題過勤行李竊審剝煩暇裕介福駢蕃伏惟某
官名在朝廷奮由學校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所養
既深有人民社稷以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聊
出緒餘行聞宣室之恩毋久淮陽之治蓬門杜過
每懷前日之溪山鈴館相望尚接鄰疆之封壤更
祈保衛別迓褒嘉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方叔壯猶夙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分陝之
行孚號肆颺裔夷震疊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術略
佐時總御六師卑席將門之舊御名清四海屢扶王
室之危眷此陪都控臨東道望春陵之佳氣千載
固存定邦廓之名城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
陞愧修慶之未遑辱緘書之有及感銘之至敷叙

莫周

回王正字啓

給札試言少伸素蘊奏篇稱善時錫異恩除書始
聞有識相慶伏惟某官學通倫類識造精微劉向
博極羣書固已盡古今之變賈誼通達國體是且
明政事之原爰自弱齡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
選決科早剋于諸儒而安危治亂之端射策尚勤
于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詳斯文有光
士友爭嘆不遺鄙陋首枉緘書自喜哀年猶及承
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轉太中大夫謝執政啓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
己之方仰累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
世多艱方強仕之年固已自投于閒散豈既衰之
後反求貪得于湏臾况風波荐履于畏塗而荆棘
親逢于晚歲正使捐軀原野未嘗廩食之私矧惟
服力簿書何憬彼犬戎復于虎旅雖王赫斯怒所

殲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適者樂土况仇葛未蘇
之望皆靈臺樂德之人不待招攜咸知効順倒戈
內附豈惟見於前徒免胄縱觀孰不歸于吾父一
蒙開納盡洗腥羶其久幸從遊欣聞播告莫遂瞻
承之志徒深慶指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啓

觸熱載望已交印紱承流問俗具布條教歡謠初
播于里閭翰墨既勤于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遠

世號名卿奏刀砉然所遭皆迎刃而解攬轡沃若
有往非著鞭可先久屈祠宮暫煩便郡雖長沙國
小未足以回旋而淮陽政清何妨於臥治願惟老
病屢請歸閑念桑梓之相依從遊已舊方荆榛之
未剪戎路尚艱重慙推轂之無堪猶獲同舟而共
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

之過優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而不敏晚益無
奇仕前望三十人則為已過官欲止六百石况復
加多故頻歲之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
沐橫恩茲盖伏遇某官功濟華夷志安宗社憫哀
遲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于四方使皆興起仰
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効勞悵桑榆之已晚雖云
代匱願管蒯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御奏捷啓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知畏六
師貔虎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伏惟
歡廢恭以某官勲高宗社名重華夷被公衮以臨
戎孰出三司之右總將壇而申令更隆百勝之威
聳中外之欣誰雪人神之深憤某復聯疆事首奉
捷音歡抃之私敷宣罔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及瓜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菲不遺遽竊非常之

寵祇承眷渥曷獲牢辭伏念本某乏異能過叨重
寄空疎之學固斐然不知裁之戇拙之材况老矣
無能為也故承乏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
章何期避劇以求閑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割
人共笑其鉛刀雖強已陳已亦慙其芻狗茲蓋伏
遇某官權衡物柱石本朝追叙禹謨協九功而
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心未皇舍舊以圖新
姑亦絕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罷歸潁川
有詔如前何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日伏
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
浼記室哀耗弔勉亦將幾月郡事雖甚弊連日撥
遣冗滯數百事似少以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
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固議者或謂

今歲虜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西淮本道
乃在腹裡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
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為過據目前
探報頗言虜點兵開河積糧料器遠近略同必
無安靜之理今雖東偽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
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為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可
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
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

宣撫西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
固吾圉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爾甲寅歲
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
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
保江必先固淮曹搽不能越濡須符堅不能出渦
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
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
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他州而

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
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
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濟
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瓌先遁
于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
潰兵剽略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况本道
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
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于將帥而使守臣

表裡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
恃江以為守則王瓌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
不聞廟議既不得已於此懲往者召公之困誓不
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々之心有不能終愧藿食
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
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知本末謹
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併附之別紙此非其職
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與人之

言以荅毫末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早進中
忽遽上狀必獲呈跪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
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錄到偽
榜本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
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為者
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

廟謀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
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
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人講究
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意
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衆論多謂
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守計故但退避
彼得乘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為戰計故僅能守
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筭惟一切反此內力為

守備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
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觀其釁彼實畏 必以
謬悠之詞迫我而不敢來若疑而來決則必且擁
重兵而江以嘗我：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其糧
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目下急務
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謀縱有不
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
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

足比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
米六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更
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未栽插已
徧脫禾人各自擘畫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
職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自為形跡輒僭具稟達
繼此有可效區區者亦當節次續聞伏幸寬明貸
亮目痛牽強書不成字餘祈陪萬善保鈞重不宣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即辰
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託季承晁撫幹詣
屏下稟達必獲塵浼前日忽奉金字牌被旨以淮
西江東西湖南地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令
逐路各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租賃
與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即已取會諸
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蓋有可
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死處誠廣不但牛而

已雖虎豹麋鹿猿鹿野獸等并死山林原野所在
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犁田已插秧種時用
牛不多正使得之已不及事但可收刈後于秋冬
間為來歲之備爾其所損路分自湖湘至唐鄧無
有不被害者所餘惟兩浙福建二廣出產除福建
外止是二廣次則兩浙二廣非數目不可致兩浙
昨經淮南營田收買後亦不多有今正暑時牛畏
暑而行緩日僅二三十里田家作苦護養餵飼不

敢竭其力置之林薄陂塘陰涼之所如視其子朝
暮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濟其用多則不惟難得
蓋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賣牛者多奸弊疾病老瘠
所遣官未必能盡辨皆不敢任責萬一強之使行
或倒死道路或至此度未已而細民惧死必償直
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同其卧起之節水草之
候兵卒所不解湏寄養于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
科擾久之損折則坐失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

遍歷農畝其言大抵略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
吾君惻怛惠下之澤有司奉行唯恐後而民言似
不為無理故竊私布之執事幸乞試留聽採如有
可議即冀詳度行下府境二麥大稔蚕亦無害數
日前微覺缺雨忽通得一晝夕遂稍足行宮園本
間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張少傳說中間與禁
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西欲侵為廊地張少
傳已先築牆展出千餘丈在外此一事已諳矣餘

更俟命煩瀆不勝愧悚更冀為國倍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啓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惟
台候萬福見報懇辭北扉何甚、高而進陟經闈
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嘆某勉強已兩月前
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絹橫歛二萬八千匹芻
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疫瘵似少蘇儲廩有未歲

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顧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云當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為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斷歸于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為可行而無異情。緩急肯相為先後。乃可望成功。此魯人所謂疆場之事。名御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者也。比年常患出不虞而無備。欲戰而旋謂無一可守。故爾韓岳主戰。張主守。韓志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知皆灼見其理而

身任之乎。抑意各有而姑為之說乎。韓輜重盡在山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未必能必勝。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淮亦強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惟敵之為往。慶曆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亦不同。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極論戰守參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廟議欲遂從之。而

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戰守為實務
且謂元昊欲窺關中非獨其志亦吾漢人滔沒者
贊之以自圖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
舟徐文輩既皆為其心腹近復聞以鄜瓊守拱州
去歲叛兵已盡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
得不思惟計戰守者兩盡和議成戒固受其利不
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也不識嘗見之否家有
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攜來謾錄附呈恐或可佐
論思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
戒夜中偶不得眠過慮及之旦起適有使人故私
以告公不覺累數百言幸無以語他人向冷萬
為時自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日上狀
當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旌鉞啓塗中
外經濟不無少勤廟筭虜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

敗後別未有動息縱益兵復來亦未能及盛暑愛
惜其衆恐亦未必一衄遠犯所忌幸援兵稍集張
少師出軍已四日聞欲以來日就道將士極銳有
自殘請行者殊可喜嘗與之商確賊情似有乘間
欲奮者計已屯壽春伺敵為進退劉錡一軍既無
虞令堅守順昌為得策但王德既行甚反側嘗訴
於張累數千言盡發劉侯平昔曲折以謂若復隸
部曲即自刎首准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
諸偏裨抑之恐生事朝廷果許自為方略包籠之
其官已高去節鉞近方畏屬人宜可詭以成功惟
權貨務積鏗截日已竭尚未有張軍後日之備而
省劄連下支太平州樁管典劉錡激賞除絹外皆
無有念不可緩已逐急那移允撥具申明若不足
數或當于折帛錢內應副繼此若更有支降必不
能辨前嘗妄議免起本路大札錢帛及諸司於格
合起錢正慮此更乞少賜裁度斥堠鋪點檢差齊

整比來避寇人都無至者應是却稍安居此間極力彈壓殊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々數日前不得已作留守司榜具虜事狀與預為防守者少慰安之矣本職瀕江合措置事不一略未有備謹留以待面稟軍民延跋前駘以日為歲敢乞趣戒莫府俯徇羣情正熱餘祈涉履倍萬保重不宣

與梁仲謨論權貸務書

某啓近嘗附問以拜來辱必已呈浼寒力未解即

日伏惟台候萬福竊審兼領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先務孰急于此非牛刀餘刃其誰能濟甚慰公論某哀宗無補坐慙尸素已上章請閑旦暮待報尚有一事未行間猶須任責戶部大軍錢糧忝預總領自去歲冬權貸人納大虧中間幾至乏絕殊可寒心偶府中經畫收拾得少歲計乃有密獻于朝以為有三十萬緡者遂畫旨許允撥盡輸二十八萬緡僅免生事然已竭澤矣而權貸之害如

前問之益緣昨罷戶部回易庫賣鹽羣商疑法必
變更相扇惑所以至今相持甚堅也萬一或果有
此意不若早為之所不然即須再下一黃榜委曲
申告必不變之意庶或退聽今二月所支全未有
備而本府所藏亦無幾不得以誠告不惟有司
未有以塞責兼朝廷一失略計之已百餘萬緡鹽
場但支持次舊鹽約至四月方盡豪猾坐觀無肯
先下鈔者則有出入所失又不止此豈為小事

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至餘冀倍萬自厚不宣

與秦相公論減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有餘寒
即日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記徐度司封上記必
獲拙蒙庇粗遣減梓事竟煩廟議移獄公朝
正名分嚴賞罰固一民不可使有寃不得不盡其
其情但無狀仰誤委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
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猶欲少伸于

相公近世毀譽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為党更相與
奪故名實倒植而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憤嘆
欲正而不得者也梓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臺臣
所薦得改官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
言不畏強禦故為之類者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
當如何而所犯狼籍殆非他賊吏可比有司具獄
略見入已者為錢九千貫銀五百五十兩絹二百
匹錦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

亦二十條此其證佐未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
牽連雜見尚數千緡典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
問也不識為長吏者從前日虛名庇之乎正今日
隱惡劾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犯知而不舉減罪
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縣有罪監司按舉而州不
舉減罪人罪五等就其間一事某去歲到官之初
首論民間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析納見
錢 貫省蒙 上開納亟以金字牌報可德意

始傳閭境歡呼幾至流涕倚郭上元令曾恢違戾
多折至八貫省而不入已去冬因民詔即奏削免
勘梓多取乃至十貫四百省而盜其五貫四百貫
入已朱鈔其在此宣撫司首所奏事若以宣撫司
不應奏本府亦縱而不治他日曾恢被罪披訴朝
廷覆視得實或諫官御史風聞有言則將何辭以
對非特法不容人固不相容也梓先決宣撫司軍
兵本自非理正緩急欲藉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

墮其計中遽越職論奏自彼之失何預本府事而
自以為嫌其所以於遣官体究得實之後判然不
疑力伐其謀一以法令從事庶幾忝以大臣守陪
都稍異流俗為天下發一大奸少止羣兒妄譽誤
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人尚敢伸其
說宣撫司蓋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到任此惟
齊以礼法秋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只如近
者朝旨相度修戰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從况其甚

者流落半世正坐無所俯仰今老得一州乃觀聖
同列誣人功罪于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旁觀自
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素必未期之至此
自是竒蹇招感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林不敢一
日為苟安計初若畏懦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緣
晤省竊恃眷予煩喋不覺盈紙悚息無已尚幸矜
察檢會前奏早賜從允不勝懇禱之至餘祈上為
興運倍加保重謹上狀不宣

荅王從一教授書

某啓只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云數相見動靜頗
詳差以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
感激無喻秋高喜承途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
所欽味校正太白集尤見誦閱精審每如此春秋
義多事讀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無王一事自三
家失其傳其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欲求于絕
學之後而自信其臆決固未易輕措辭也惟深于

經旨者以類考之或庶幾焉早歲聞先達道劉仲
原父之言似差近而不盡不知嘗見之否其云諸
侯即位三年喪畢然後朝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
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朝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侯
之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朝矣然後沒王而絕
焉此考於禮為是也乃十年有王為三不朝之節
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節遂不為之說
則不可通意者無王猶沒公也魯沒公不書或諱

或貶此論弑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典不朝春秋
立法亦不專在威弑君不討雖周王亦與有責焉
何以知其然莊書王來錫公命與僖以妾為母書
王來歸含暵及合葬王皆去天是不獨以責威與
僖可見矣弑君而不討其過有大于不朝而錫命
成人之妾以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
廢矣是以併王而沒之歟此為周王與威言也然
王者天下之主也十者教之一周也天下之王若

因威而遂使數一周不得見則過是天下皆無王
矣可乎坤之上六曰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焉
則于數之周一見王亦嫌于無王者也至十八年
而有王所以正王也前之後王所以治王與威也
若未遂沒之則後世凡弑君者皆可以王分惡而
終不見誅于春秋矣亦可乎故復挈王而示之曰
王雖不王弑君者不可以不治所以示天下而垂
來世此不為周王與威言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
能竟或曰威既弑君矣自不得有其位何用以在
喪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是也而不通于春秋之義
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文必因于史蓋當時
凡弑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免討衛州吁
弑君石厚問定君于石碯、曰王覲為可此朝而
得免者也曹負芻弑諸侯來討公子喜時為之請
曰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此皆
周之末造而史之文春秋不而而易焉故春秋凡

弑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
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
齊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易也以為彼既
君之矣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吾何加焉姑從其
文于末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于一王之大法
乎竊以是為經之旨老懶多廢忘又適書沓至酬
酢不暇以長者好學之篤不覺發此云、亦哀斯
道之將墜也不識以為如何有所商確却與一諭

漸涼萬、珍愛不宣

又荅王從一教授

某啓稍不聞問方深瞻歧人至忽辱手字承履此
初暑動止安佳長牋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
荷厚意解義讀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
月典不以日月為例莒人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
多但反欲定專門于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來此
學久廢不明正憲諸儒不能以經為主其文攻而

力爭者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為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別為齊魯二學使二人者捷果皆出於吾先君子散而之四夷八蠻未

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一而欲于數百歲之後擇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知其不然故強尊左氏為丘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夫聖人之經其在不知直求其意而附會因假託以求其信雖或從之何異指晉為燕

而泫然出涕者也經固不可易明若專精致意反覆研覈察于先王之道者明求于典禮者詳質于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先君子欲以遺天下後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裁之典禮而別更有先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一家不可謂全無所得其合于經旨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去取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韋編三絕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

前與否而遽謂決不可得其實似過矣惟加之意而已兩日適中寒濕謁告旦來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萬自愛不宣

荅尹穡書

某啟頃張暘叔書來教道足下好學自力不肯苟合志行甚美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所願發緘疾請則文辭之奧議論之博蓋又有暘叔所未能盡言者誦咏慰喜之懷不待言而

可知也即欲為報屬疆事遽興春末粗能枝梧身後大病久之少安則相繼酷暑異常衰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積此三者不覺遂至今愧仰尤不勝叙高秋氣肅即日起居住佳健不知尚且食獄祠之祿否江西連歲戎馬安靜憂旱間不止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從容圖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多亦足以自娛本欲屈從者暫臨幕中復念勉

留于此自不作久計來春僅及解嚴即當力伸還山之請相去千餘里徒勤行李道路往來非所安故輒已何時遂得款晤偶便草此少謝不敏老倦因循足下必能亮之餘切倍萬珍厚不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壺字望之蘇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牙

城之西舊治城之南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不立偽唐保文中始作忠孝亭於墓北歲久夷圯慶曆三年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為表後五十年當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祠圖公像其中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七年當紹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學士葉某蒙恩分鎮兵火初年城郭丘墟欲修二公之舊而未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錢

塘詔即建康為留都上不以其老且無能復付之
宮鑰乃克即墓南度地為廟請于朝下太常賜公
廟額曰忠烈于是為正室三間以設公像列公世
子贈散騎常侍眈次子贈奉車都尉盱從公俱死
者于傍以侍中祕公紹配食環以列廡繚以周垣
增飾兆域名木其芻牧無得犯工三月告成躬率
僚吏奉少牢之奠告于祠下初建康之民去公遠
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顯暴耀新宮屹然衣

冠咸會於是士女奔走歎歎太息或至流涕皆有
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之感
人豈但教告毆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
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克成焉尤可
惜也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群力衆智而成其間
必有卓然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
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
治易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為東晉立國江左孰

不曰王導之功嘗謂吾不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于祖虛誕而賤名檢樂僥倖而輕節義眩華靡而略功實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於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區、自救不暇非導孰為之乎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在易之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

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制

勝曰溫太真嶠精誠遠慮明見事机曰蔡道明謨

維持紀綱納之軌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

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

宗光

諱蘇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

而公僅効于一戰道明雖在已不勝其衆矣此所

以終其世不競也歎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碑

而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足慰其千

載之意云其辭曰

五馬渡江晉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
本根茂洪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為世作
室身墉垣惜哉其類不得繁神州陸沉無與援棄
捐名教資清言頽波一律來渾：卞公特立尤雄
尊卒徇以身喪厥元二雛從公如清溫寧公已死
身獨存公歸在天朝帝閻血面訴帝忠不寬歲時
來臨從旗旛覽觀江山望中原後先二雛屬橐鞬
下睨豺兇猶齧吞新宮崇：俯前軒揭名日星自
今思潢汚之水薦藻繁哀歌節緩芬桂樽祥颺颯
然下脩則尚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
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鐵色喜劇談當
世事可否不略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

意極口詆無遺辭故人以為近俠然博學強記工
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擬拾人所
棄遺少加槩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
隱溫庭筠當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容致之方回
有從有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
工作有貴人子適同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
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
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為某州某時盜某物入于家
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回曰能從吾治免白
發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
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
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章以魁岸竒譎知名而
方回以氣俠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
論辯蠶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方回
所為詞章既多徃、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間黃
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

謝元暉然以尚氣使酒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隸籍右選李中書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為泗州通判悒：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遂老家貧甚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豪不以丐入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致道方回既自哀其平生所為歌詞名東山樂府致道為之序略道其為人大槩矣而予與方回往來亦極款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泉識慮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祿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臯之役遣詣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

為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
某固敬之明年以疾來告繼聞不起某亟走介致
賻聘未幾二子以周君葵之行狀來請銘夫人之
賢非其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
延釗之曾孫祖 父彥羲母王氏夫人幼莊栗謹
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
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
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歸之事

二姑悉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以所生夫人
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
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
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忠文公叔
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令回京師
再告急忠文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為鄧州
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隨道遇劇
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輿前告之曰

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况
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
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吾
母來故迎候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
于衆南下至東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
辦君帶兵知東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
在不敢犯境從他道破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
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楊卓來交事侍夫人避地

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聚夫人膽略烈丈
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
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
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
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
山之原長男公某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
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
事女適進士沈師奭次適迪功郎褚震次適進士

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祕閣權發遣襄陽軍府
事蔡安強次適從政郎錢露孫男彥衍彥衛孫女
適迪功郎靜江府司戶叅軍韓恂胄夫人平居寡
言笑不見喜愠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
為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
內典嘗自贊喜神曰丹青得意以為真一筆掃成
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
女史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

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
言可以回強暴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
銘已銘曰

赫々勲闕 慶源委長 奕世戴德

績懿流芳 篤生夫人 正靖慈惠

承上撫下 內行潛備 來嬪大家

令問肆揚 禱姑然香 旋獲感應

孝德弥彰 夙擇名師 用訓厥子

連登桂籍

侍迎就仕

中原多虞

挈家南來

遇事英發

狂暴亦回

深惟懿德

宜享百年

爰卜新居

永豐之原

既固既安

克昌厥後

刻此銘詩

以昭賢母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右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 大父左

丞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

總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

酒官來索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

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籛謹題

此圖係由
上海圖書館
藏書

五五

五五